

平凹 西行记

贾平凹
著

海外
借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人或许不能承受更大的幸福，但人却能忍耐任何困苦
生存的艰辛使西部充满了苍凉，苍凉却使人有了悲壮的故事 西部的希望也就在这里

平凹西行记

贾平凹
著



图书代号: WX18N09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凹西行记 / 贾平凹著. —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 2018.9

ISBN 978-7-5613-9998-9

I. ①平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7721号

平凹西行记

PINGWA XI XING JI

贾平凹 著

选题策划	刘东风 木 南
责任编辑	郭永新 宋媛媛
特邀编辑	王 俊
责任校对	彭 燕
封面设计	一千遍工作室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刷	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7.875
插 页	4
字 数	147千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13-9998-9
定 价	45.8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目 录

河西	001
火焰山	006
柳园	008
戈壁滩	011
敦煌沙山记	013
安西大漠风行	017
红石峡	019
柳湖	021
平凉崆峒山笔记	023
走进塔里木	027
通渭人家	034

吉祥的一次 043

西路上 045

定西笔记 178

河 西

天很高，没有云，没有雾，连一丝儿浮尘也没有，晴朗晴朗的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呢。无遮无掩的太阳，笨重地，迟缓地，从东天滚向西天，任何的存在，飞在空中的，爬在地上的，甚至一棵骆驼草，一个卵石，想要看它，它什么却也不让看清。看清的只是自己的阴暗，那脚下的乍长乍短的影子。几千年了，上万年了，沙砾蔓延，似乎在这里验证着一个命题：一粒沙粒的生存，只能归宿于沙的丰富，沙的丰富却使其归于一统，单纯得完全荒漠了。于是，风最百无聊赖，它日日夜夜地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再走过来；这里到底是多大的幅员和面积，它丈量着；它不说，鸟儿不知道，人更不知道。

一条无名河，在匆匆忙忙地流。它从雪山上下来，它将在沙漠上消失。它是一个悲壮的灵魂，走不到大海，就被渴死了。但

它从这里流过，寻着它的出路，身后，一个大西北的走廊便形成了，祁连山，贺兰山，走廊的南北二壁，颜色竟是银灰，没有石头、树木，几乎连一根草也不长，白花花的，像横野的尸骨。越往深处，深处越是神秘，沙的颜色白得像烧过的灰，山岭便变形变态：峁，梁，崖，岫，壑洼，沟岔，没有完整的形象，像是消融中的雪堆，却是红的，又从上至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棱角，犹如冲天的火焰，突然的一个力的凝固，永远保留在那里了。而子夜里升起了月亮，冷冷的上弦，一个残留半边的括号，使你百思不解这里曾出现过什么巨大的事变，而又计算过一种什么样的古老的算术。

当太阳把一个大圆停在天边，欲去却还未去，那整个沙原、寂山就被腐蚀了一层锈红。一切都是无言的，骆驼默默行去，沙鼠悄悄扒洞，苍蝇也丧失了嗡嗡的功能，于无声处去舔血。沙蒿、红沙菜、金刚草，那裹在一片尖刺中一颗一颗沙粒般的叶子，是戈壁沙漠的绿，更是一切草食动物的生命的追逐。一群羊从远远的地方涌过来，散着一个扇形，牧羊人就在扇后，威严得像驾驶着一辆大车，而紧紧牵拉着数十条缰绳。其实，最孤独的是牧羊人了，他已经坐在一个沙包上，沉寂得像一尊雕塑了。这里是离太阳近的地方，他的肤色赤黑得像发着油腻的石头，眼睛却老睁不大，深深地陷进去，正看着一只马蛇子翘着长长的尾巴，影子一般地在卵石和蓬草里窜行。

倏忽风就起身了，先是温温柔柔地托一根羽毛，忽上忽下地袅袅，再就吹一片云来，才一出现，大颗大颗的冰雹夹杂在雨点里就下来了。冰雹砸在沙里是一个坑儿，雨点落下去，沙并不湿，却蹿起一股烟尘来。流沙在瞬息中或聚或散，骆驼草却巩固了地盘，碗大的一个丘包，像一个一个偌大的蘑菇，又像是一些分布均匀的铆钉，因为是有了它们，这荒漠的地表才没有被揭去了吗？生命的坚强，启示了电线杆的忠诚；它们说尽了人的话语，却没一句是它们的，一年，二年，十年，二十年，始终在列队站着。

再往西去，再往西去，蜃市偶尔就要出现：楼、台、亭、阁、花坛、鱼塘，还有驼群马队，万千人物……眨眼却没有了。这里曾经是唐朝花雨丝绸之通道吗？这里曾经是刀光血影杀声吞天的古战场吗？眼前只是白沙，还是白沙。沙的形成真的是卵石成千上万年在风里碰撞的结果，这该是多么伟大的艺术，似乎宇宙的变迁，生命的进化，在这里是一幕放慢的镜头，那一个世纪如果缩短为一个生命的单元，石头的碰撞为细沙，会是一首何等雄壮的七音俱发的音乐啊！

这时候，一辆列车从地平线上开来。沙原之大，其迅行疾驰，看上去只能算是蠕蠕蠕动。通过道班站，一个小小的三间房子，五个站上的人，一条样子像狼的狗，都站出来。一天一趟的火车，带来了运动，也将生命的活力同时注射在他们的身上。

了吗？脸上都是笑笑的。列车走过了，轰轰的钢铁的震响慢慢消失，留下的又是那万籁的一个静，又是那屋后一排七棵用食水浇灌起来的白杨。还有一柱直直的孤烟，他们该吃晚饭了。列车继续往前走，车上坐满了西行的旅客，他们兴致特别高，一边吃着从沿途车站买来的西瓜，一边谈论戈壁沙漠这么缺水，却出奇地能长这种仙物，并脆极，甜极，那西瓜长在戈壁沙漠，是这白沙卵石中不枯不溢的立体的泉吗？他们谈论着远处奔跑的一只黄羊，羡慕那是多么得意的精灵，它奔跑着，时不时就要将身子往空中跃，作一个弓的形状，它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激动得发狂吗？他们有的作起诗：“啊，到了这儿，才知道了祖国之大！”有的则油画写生了，感叹着这里该是产生东山魁夷风景画风格的妙地。但是，一个奇异的神秘的景象就出现了：铁路的北边，一片几十亩地的乱坟墓，一个坟墓一个卵石地堆积；几千个卵石堆积的坟墓，横横竖竖，竖竖横横。睡眠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呢？什么人又是什么时候睡眠在这里？他们不知道。他们没有看见一块墓碑，没有看见一丘砖砌起的坟台，更没有松柏，更没有花圈。他们猜想着，是当年长征路经这里的江西红军？是曾经进军新疆、沙漠剿匪的战士？或者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民工？或者是那开发金川镍矿的工人？他们一起趴在车窗口，互相看着，一句话却不能出唇，一下子感到了在这个地方是来不得半点矫饰和轻浮的；这里曾经经历过同别的地方一样的人为浩劫、灾难、贫困，

又比别的地方更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凶恶和狠毒，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价值的真正体验。戈壁沙漠的干旱使这些坟墓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，戈壁沙漠的荒寂却使这些坟墓的一切消息都封闭了。多亏了这条铁路通过这里，而使所有路过的老少男女发现了这一片无名无姓的人的坟墓！坟墓是坟墓的纪念碑吗？活着的人是死去的人的墓志铭吗？列车在戈壁沙漠的深处一步一步推进，车上的人都在默默地说：永远要记着那些为了征服戈壁沙漠而牺牲的和仍有可能牺牲的人！

火焰山

这火很大，从安西城坐车往南走十分钟，大漠尽头就看得见了。地上的沙是白的，天上的云是白的，火势就沿天地相接之处蔓延。车一直开近去，到火边了，才发觉这火是凝固了的，成了石的，连成山的。它东窜至何处，不可得知，东边的天挡住了漫开的视线；车扭头往西，依山根下公路行驶，那火焰的山石就一会低了，一会高了，连绵不绝，似乎是向导我们走向火的极致去。瞧那一片赤褐之上，没有木，没有草，没有一个动物出没，一时作想：火虽然凝固了，但热量还未消灭吗？不可能上去动手摸摸，但车上的温度明显比安西城北灼烫得多，口舌已经干燥，鼻孔出气如喷火呢。后来，便听得见那里风响，霍霍卜卜，却不见尘雾。便又想：山石这么狰狞，那是刀雕出来的吗？刀就是风，刀的回旋才将山石雕刻成没有完整，没有规则，仄仄斜斜坑

坑洼洼齿齿豁豁。也正是刀在那里回旋，刀刃碰撞得愈发锋利吗？以风灭火，火更蓬勃，刀之锋利愈发使火的山石残缺不齐吗？痴痴儿再想：可惜这火突然地凝固了，它曾经一定弥天地燎原，从此天是了一个灰烬的白云，地是了一个灰烬的白沙，云白天更高得单纯，沙白地更大得丰富，火是开山辟地的造物主之武功啊！但它却突然地凝固，永远留在这里了。它是死了，它完全成了伟大的功能，但形体不散，幽灵也不散，那一个月亮，我们两个小时后看到了，正出现在山石的火焰之上。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夜

柳 园

如果没有铁路，人不会来，黄羊兔子也不会来，但现在谁能不来。恰如一座美好的院落，总要进门道，跨门槛。从四面八方到敦煌，必此下车，然后搭汽车一漫儿斜下五六个钟头，从敦煌返回，又搭汽车一漫儿斜上到柳园。敦煌要和上海比，或许高度已在上海几百层楼顶，但往柳园，却成了煤井里的坑道，两条公路犹如坑道里的两条铁轨。

说准确些，柳园是在一座山上。山看起来并不高，沙把它埋了，所以沿路只是些高高低低的山峁顶尖，你能想象得出雾里在庐山、在峨眉的境界。据说悬空寺修建，需大雾弥漫时才可动工，那么走这一路，之所以安全，心地踏实，那也是亏了云雾，云雾已经凝固了，云雾就是沙。

正因为如此安全，游人就忘形得意，表现出人的蒙懵和可

笑，反说：沿途的山太小了，又不集中，这儿一个石的三角，那儿一个石的三角。但他们又出奇地只感觉冷，冷得直哆嗦。看那些石三角却像是大火燎过，呈焦黑色，寸草不长，怀疑是冶炼后的炭渣堆。偶尔一群石三角与一群石三角中间有了绿，远远就大呼小叫：有水了！近去却是一溜骆驼草。路还并没有修好，常常前边放炮扩建，车要停下来，发现民工用钎用锤一下一下凿打黑石，才明白了身下的路并不是在沙上，而一尺厚的沙下就是坚硬的岩石，硬得如铁，铁镐碰到石，嘣，一撞一跳，全是金属音响。

到了柳园，就到了山顶，看四面一溜一带的群山，如摇头摇尾的细浪，似趋势而来，又似奔脉而去。镇子很小，但车站很大，其实车站就是镇子。有商店，有饭店，有旅店，职工就是居民，居民不多，是游客的十分之一。游客是四面八方黑白棕黄之人种，南腔北调日法英德之言语。本地居民服装也可粗细，语言也解中西，但一眼却能看出住籍，他们颧上都有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两块红肉，那是日之所致，风之所致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他们靠的是车站，游客却视他们是大海中的一支桨板，是黑暗中的一颗星星，是上帝是观音是阿弥陀佛。一整天的塞外风沙，是他们给了吃喝，给了热炕，给了一颗稳妥妥的心。

但是，整个镇上，没有一棵树，搂粗的没有，筷子粗的也没有，石头上是长没有长树的，没有树也就没有鸟了。只有一园花，

那只能是车站单位养的，土是集中起来的好土，灌溉的水是特意从外地运来的，特意从人的食水中强行分配出来的。

没有青林鸟语，这是多么可怕的地方，但柳园却是一座大殿的石雕，具体点，是卧在敦煌艺术之宫门口的石狮子、铁狮子，还可以说，是一位战士。地知道它，将最高点的位置给它，天知道它，让太阳多来照耀，五点这里就天明，夜八点半了，太阳还不会全落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早

戈壁滩

这里应该是云，云却总是不虚；这里应该是海，海却永无水流。或许，这是上万年亿万年以前的事了，留给现在的，是沙的世界，卵石的世界。风在行走，看得见的是沙的柱的移动，这是独特的孤烟，是天地自然宇宙的意志的巨脚。

十几世纪，它一步步走向了成熟，先荒寂，后繁荣，再单纯，宇宙的进化演变在这里做了试点。因为它已经鄙夷了轻浮，娇容媚花在这里注销了户口；它已经反感起自大，空间之树在这里失却了位置。是真正的强者，极致，无技巧的艺术，是一块难得糊涂的、大智若愚的地方。

金刚草，一种内地长得能弹出水的娇物儿，在这里却长出一身硬刺，抱成一团，像一只刺猬，作内向的力的球状的形体。红沙菜，米粒般的叶子，动之便脱，颗颗酷似碎沙铁屑。野葱，

古书上是作为形容美人手指的妙品，竟细如线，韧如丝，中无隙而断之无汁。那骆驼，或许前身曾是驴子，却未嘶叫，存质朴，忍劳负重。而蛇，却再不能炫耀其色了，缩小长度而添四足，更名马蛇子，翘起尾巴爬动迅如风行。这是一幅上帝的现代艺术的画，画中一切生物和动物都做了变异，而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静穆和静穆中生命的灿烂。

最孤独的是那一个过了花甲的牧羊人。

八月的天里，太阳悬在地平线上，大得像个铜锣。有两个最时髦的从上海来写生的姑娘，一个十分洋气，一个十分秀气。她们拉住牧羊人的手，认作是同类的知己。然后让牧羊人站在中间，三突出，自拍了一张照片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日午